

中国禁毁小说壹佰零拾部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辽海丹忠录

(明)

陆云士
陆人龙

笔落风雨说事太凄凉

描不尽三教九流众生相

思凝血泪述人情冷暖

写不完男男女女人间事

时代文艺出版社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明] 陆云龙 撰

时代文艺出版社

导 读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八卷四十回。原题“吴越草莽臣撰”，学界有人以为此系明末冯梦龙，多数认为系明末陆云龙。今传有明崇祯元年（1628）序刻本。其正文卷端题刻“崢霄馆评定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版心鱼尾处镌“斥奸书”三字，是书名当应以“斥奸书”定名也。卷首有崇祯元年（1628）盐官木强人叙、吴越草莽臣自叙、罗刹狂人叙三篇；又有颍水赤憨撰《斥奸书说》一首及崢霄主人《斥奸书凡例》五条。其中一则凡例述说了作者写作此书的一些经历，其云：“是书自春徂秋，历三时而始成。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文许。且朝野之史如正续《清朝》、《圣》《政》两集、《太平洪业》、《三朝要典》、《钦颁爱书》、《玉镜新谭》，凡数十种。一本之见闻，非敢妄意点缀，以坠绮语之戒。”这段话，叙述了作者撰写《斥奸书》的经过及依据。此书刊行时，距魏忠贤罢相倒台不到一年，是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

一部紧密反映现实颇为及时的“时事小说”。此书一出，对稍后出现的同一题材小说如《皇朝中兴圣烈传》和《梼杌闲评》等都有一定的影响。此书版本流传稀少，今见载记知，有一种题为二十卷的四十回本，另有几种手抄本，分藏国内北大图书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及个人收藏。

书叙魏忠贤原名进忠，自幼灵巧乖觉，十三四岁时有相人言其中年必荣贵。万历十五六年间，因家乡灾荒，被债所逼，自己割去阳物，休妻进京，入司礼监为太监。二十余年间，随天启帝由少小至登基，遂成新主近臣，蟒袍玉带矣。此后，魏仰仗权势，掌东厂大印，结党营私，陷害忠良，终日引圣上狗马声色。虽一度遭弹劾，仍受帝恩宠日深。后又谋夺兵权，建魏公生祠，此风浸至各省，沿及九边。崇祯登基，魏遭百官弹劾，押发凤阳，遂畏罪自缢而死。树倒猢猻散，魏阉灭后，被其陷狱之忠臣得救，平反昭雪。被迫退居林下的反魏重臣亦得回职复官矣。

此书基本上是按年系月写来，自万历十六七年事至崇祯元年，数十年间情事，娓娓而叙，忠于史实，文笔亦较流畅，人物刻画传神，在当时即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文网森然的清朝，凡论及明亡原因而归结于魏忠贤乱政的，就被认为带有怀悼明朝的意思，因而本书也就不容存于世间，故遭禁毁。

《辽海丹忠录》是一部明代长篇小说，又名《丹忠录》。共八卷四十回，约十七万字。存世有明崇祯间翠云阁刊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正文卷端题“新镌出像通俗演义辽海丹忠录”，署“平原孤愤生戏笔，铁岩热肠人偶评”。回目前有

序，尾署“翠云阁主人题”。翠云阁主人即陆云龙，字雨侯，明末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序中说：“此予弟《丹忠录》所由录也”，可知本书乃陆云龙之弟陆人龙所作。书中除有回评，也间有眉批。

这部历史演义小说叙述了明万历十七年（1598）至崇祯三年（1630）之间的辽东战事，再现了明王朝与崛起的后金政权之间争战的史实。

书叙后金首领奴儿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击败明辽东经略杨镐。明廷又以熊廷弼为经略，携兵出关，暂挽危局。时有毛文龙，科举不第，遂弃文从武，志守边疆。他来到辽东，屡立战功，由熊廷弼推荐，升为都司。后熊廷弼被谤告托病归乡，袁应泰代任，被后金攻陷辽阳，自刎而死。新任巡抚王化贞命毛文龙招抚乱匪，文龙率二百义士出海，得九岛二千余人。后金兵围困，孤军无援，退入朝鲜，屯扎于皮岛。

毛文龙在皮岛开田通商，屡袭顽敌，大败后金大将佟养性，被擢为平辽总兵，一再拒绝奴儿哈赤父子的诱降，使后金不敢西犯。毛文龙终因功高遭嫉，被督师袁崇焕计杀于旅顺双岛。后金闻之，大败明军，袁崇焕被革职拿禁。辽东形势危机，朝廷不得已重新重用毛文龙旧部。

《辽海丹忠录》的材料多采自当时的塘报、奏议及作者的见闻，按年编写，旨在为毛文龙颂功辨诬，是明末写实历史小说中较为优秀的一部。

此书在乾隆朝即遭禁毁，因其对后金多有诋毁，称其为“逆酋”、“虏”等，当然为由后金子孙建立的清朝所不容。

（苏铁戈 吕庆业）

本 册 目 次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1

辽海丹忠录 165

目 录

- 第 一 回 指迷途瘤仙神相 (1)
- 第 二 回 因债逼含愤割势 (9)
- 第 三 回 忆从龙新皇念旧 (17)
- 第 四 回 潜言入南海扬尸 (24)
- 第 五 回 大招亡命兴内操 (31)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 第 六 回 张贵人因宠殒身 (38)
 李成妃斥奸贬号
-
- 第 七 回 斥异己连逐大臣 (44)
 陷忠贞捉拿内翰
-
- 第 八 回 杨左都劾奸数罪 (49)
 万工部杀身成仁
-
- 第 九 回 振台纲纠奸报国 (55)
 拜权珰避祸图荣
-
- 第 十 回 忌忠言祸移试录 (61)
 陷东林诬捏天罡
-
- 第 十 一 回 计驱宰辅翻三案 (67)
 逼拷中书乔画招
-
- 第 十 二 回 许州城吏部急友 (73)
 姑苏驿给事寄儿
-
- 第 十 三 回 搜富户兴狱黄山 (80)
 两差官荼毒徽郡
-
- 第 十 四 回 谋握边功差纪用 (86)
 计收粮运任文升
-

第十五回	诬妖言枉斩同寅 颂功德遍灾土木	(93)
第十六回	陆监生媚配学宫 林祭酒拂衣帝里	(99)
第十七回	耿兵备不拜触奸 刘抚台献谗卖友	(106)
第十八回	庆生辰群奸献谄 锦宁捷再锡侯封	(112)
第十九回	代修撼力倾国戚 亲行边威震蓟辽	(120)
第二十回	假虎威崔郎纳赂 献美人乐工得官	(127)
第二十一回	请九锡谗谄貽讥 拜两侯孩提赐券	(135)
第二十二回	逐本兵巧窃大权 图居摄奸谋叵测	(141)
第二十三回	侯魏攘窃大内宝 臣僚拥立圣明君	(146)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 第二十四回 谋荐腹心司大计 (152)
 纠锄逆子出京华
-
- 第二十五回 应风云群贤建白 (158)
 迅雷霆大憝克清
-

(201) 我植其不谷其輝 回 十 第
 又安頓廟合莊欣

(211) 我植其不谷其輝 回 十 第
 又安頓廟合莊欣

(221) 我植其不谷其輝 回 十 第
 又安頓廟合莊欣

(231) 我植其不谷其輝 回 十 第
 又安頓廟合莊欣

(241) 我植其不谷其輝 回 十 第
 又安頓廟合莊欣

(251) 我植其不谷其輝 回 十 第
 又安頓廟合莊欣

(261) 我植其不谷其輝 回 十 第
 又安頓廟合莊欣

谷山蘇雅出，何平代更驚

站，家國人觀，通話對面公坐，我母官前直年與古爵友

士洪興，南丈潮來，雄壯刻金，民豈因麻帝皇高掛太明鏡此

口宮市烟燈一立，夫之外前部，王天一養，指示側首，知

丁令漸漸出并何史司神，

第一回

年表五，西對師重里且為開丁好諸諸丁求，掌坤的官果園內

又，丁張平益見大，

該劇八，罪人出

又，國帝帝說，

謝帝秦象乘，科吉費个言又，

得也書來目，順大元武，

又書，

山年，

主，

年，

登，

取，

，

，

，

，

，

，

，

，

俯仰溯世運，治乱递倚伏。

明良开泰象，播乱群阴族。

城社据大奸，借丛倒威福。

嬴秦鹿为马，捷足竞奔逐。

蕃武断首领，膺滂困三木。

炎炎成烬灰，常侍酿祸速。

辅国秉唐政，伤残遍骨肉。

太阿一旁堕，零落不可复。

终令斗鸡儿，反掌唐宗覆。

平辽肇童贯，青衣为金仆。

丁董复表里，宗社墟成屋。

屈指已蹶辙，燎然堪痛哭。

所恃君志清，明达在耳目。

频笑莫轻售，矧敢窃枢轴。

常见升平时，讴歌满山谷。

这篇古风单道宦官得宠，必然擅权乱政，败坏国家。故此我明太祖高皇帝和阳起兵，金陵建都，灭陈友谅，缚张士城，直捣元都，统一天下。鉴前代之失，立一铁牌在宫门首，上写：“内官不许干预政事。”不料后边司礼监渐渐夺了内阁票旨的职掌，东厂渐渐侵了锦衣卫缉事的权柄。正统年间有个王振，因恨侍讲刘球直谏，将他锦衣卫盆吊死了。又因薛瑄升为大理卿，嗔他不来谒谢，诬他故出人罪，几陷死刑部牢中。适值北虏也先入寇，不听众论，劝帝亲征，兵溃，陷帝于虏廷数年。及归，又有个曹吉祥，乘景泰帝病危，开南城门，复拥正统帝登基，改元天顺。后来恃功骄恣，圣上疏了他，他便同侄儿彰武伯曹钦、都督曹铎谋反，率麾下心腹达官勇士，大战长安门，兵败伏诛。成化年间，有个汪直，开西厂，擅拿主事杨士伟，出征建酋，直到巡抚磕头，侍郎扯腿。正德时，刘瑾擅权，逐内阁刘健、谢迁，又将尚书刘大夏、马文升、韩文，皆假传圣旨，问发充军，各坐罚谷下馀，妻儿俱陷追北。甚至京堂正卿，不难立枷致死。排陷缙绅，图谋不轨，这是我朝的宦官罪状，却未有如今日的魏忠贤。

话说魏忠贤，原名进忠，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氏。他母亲生他时，曾梦猛兽飞来入室，因而产下。生得眉目疏朗，体干魁梧，声音洪大。母亲暗暗道他是个好人。到六岁时，要与他上学读书，他父亲道：“咱们甚么人家，有钱去读书？我自胡乱与他取个学名，留他在家抬些稻头儿，与人家看些牛羊，度得嘴儿过罢了。”那嫂子道：“这咱与他取个

甚名儿？”老子道：“我常听得人道一句甚么进思尽忠，便叫他进忠罢。”两口儿商量一会，就叫他做进忠。这进忠却也乖觉，虽然不读书识字，见人说话，便也知得他就里，自也会说几句道理话儿，胜似个读书识字的孩子。光阴似箭，不觉已十三四岁。一日，与母亲在门首闲瞧，忽然有个道者，但见：

头戴一顶斑斑驳驳簪簪冠，身穿一领纭纭绌绌栗色袍，脚踏一双千孔百孔草心履，腰系一条七接八接麻丝绦，右手捏一柄稀稀疏疏棕拂子，左手握一面白白森森粉牌儿。上写：“无心恋财帛，有意访公卿。”

这道者瘸着一只脚，瘸也瘸瘸将过来，把孩子瞧上一瞧；又瘸也瘸瘸将过去，把孩子瞧上一瞧。这妈妈子见了道：“师父，你莫不会相来？”那道者回道：“咱便是有名的神相李瘸仙，天下无二。”妈妈道：“既是神相，把咱孩子瞧一瞧着。”道者道：“这孩子咱已瞧来，他山根低陷，少年坎坷。所喜地角丰隆，中年荣贵。熊腰虎背，他时蟒玉围身，燕颌凤眉，异日威权独把。只是豺声蜂目，必好杀贪财，先主食人，后必自食。若能慈祥正直，可保令终。”进忠道：“先生莫不谎我？”道者道：“咱哄你钱来？”进忠道：“这咱不记的，先生可再说一遍。”道者依他，又说了一番。进忠道：“咱记得了。”那妈妈子走进家里，量了一升茹茹米来送道者。那道者笑了一笑，道：“原说不哄你钱，只临了几句，切记，切记！”道罢，瘸也瘸的依先瘸去了。老子家来，娘

儿两个对他笑嘻嘻说道：“今日一桩诧异事。”对老子数一数二地把道人相面事说了一番。那老子也笑道：“他逗你要来，孩子又不读书，那得玉带上身？”妈妈子道：“他赚你钱来？你瞧那边张总兵，也穿蟒衣，他也不识个字；这里王太监，白森森玉带系着，他曾读书么？”老子回道：“若说张总兵，孩子学起武来，未可知；若王太监，他须不曾阉割。”三个又笑了一回，只见老子又笑道：“嫂子，咱也有一件事对你讲。东村冯老大见咱进忠了得，他生得一个女儿，叫做宝姐，说他乖觉，要把与进忠做媳妇子。咱道：‘怕养不媳妇子活哩。’老大道：‘说那里话，你不嫌咱穷罢了。’咱如今意待下一定何如？”嫂子道：“冯老大不是卖梨膏的冯秃子么？”老子道：“正是来。”嫂子道：“不要他女儿也是秃的。”老子道：“岂有此理。”次日，立一个邻家赵嫂子作媒，也用不多大盘盒，定了亲事。捻指间，进忠年已十六，他却日日不归家业，在外与人跌钱儿、斗叶子，赌钱顽耍。老子大是看不过，对嫂子道：“进忠终日家不做营生儿，如何是好？想只是没个人羁绊他，不如与他成了亲，或者他肯在家过活。”两口儿计议了，又摆布了些礼物，仍旧央赵大娘送过去，说定做亲日期。那冯老大家道甚是艰难，却也趁水推船，并没拦阻。到那一日，魏家也请下了些亲戚结了花轿，只见亲戚们穿红着绿，宅子里灯烛辉煌，两下当日合卺。你看他两下少年夫妻：

辉辉玉烛映流黄，楚馆飞来双凤凰，
露泠银河飞白浪，霞生玉杵湿玄霜。

两人拜了堂，做了亲，却也夫妻和睦，也孝敬这老两口儿，朝欢暮乐，一年有余。只是终久系他不定，反因这做亲，不免有了一两件好衣服儿，打扮得娇了些，越发赶入那起富家郎队里踢球打弹。他又会帮衬人家，人又要他作伴，走马宿娼，无所不为，却又被他插了多少趣，受了多少快活。不期乐极悲生，万历十五六年，江南江北水旱频仍，河间府一带接着山东都夏麦无收，秋成绝望。但见：

麦畦龟裂，野径尘生，白茫茫打头一望，何处见绿草青芜？静悄悄侧耳一听，那里有鸡鸣犬吠？携锄荷铲的，一个个愁眉束手，有地难耕。求雨的，望云的，一家扼腕抚心，叫天不应。村村绝火，似断寒食之烟，树树无皮，只剩槎桠之干。鸠为形，鹄为面，饿的七分似鬼，三分似人。留者死，逃者生，弄的十家门空，九家户绝。卖儿鬻女，得人收去是重生；杀子烹妻，若咽糟糠犹上品。

这时这些跌钱斗叶的花子，死的死，走的走了；那些打球跑马耍子的，也穷的穷，苦的苦了。弄得个魏进忠，也只得寂寂寞寞，有一顿没一顿在家中打熬，却又遇着天行那老两口，都一齐身死。虽不曾念甚经卷，却也要胡乱埋葬，家里越发典卖光了。丈人与丈母也逃荒去了，并无倚靠。嫂子一日对进忠道：“大哥，你平时当老两口在日，全不做些营生儿，只去噙自家的嘴，如今连自己的嘴也没处去噙了，也思活动一活动些好。”进忠道：“嫂子，我也想来，当初我出

去放头捉酒，也擢几个钱使。如今年成，谁来赌钱？待要做些小经纪，却也向来与这些有体面人走跳常久，不像模样，又没本钱。”嫂子道：“没本钱，怎不向房族亲戚那挪借些？”进忠道：“嫂子，房族中谁好似我来？”嫂子道：“难道亲族中还有不好似你来？只是你不肯破脸去。”进忠道：“我去，我去。”第二日，进忠起来梳洗，想了一会，先走到一家来。只见这家子呵：

垒上为墙半已栅，编芦代瓦透风寒。想应有个相如在，烟雨萧萧四壁单。

那进忠揭起这有半截没半截的苇箔，只见里面坐着一个半死不死的男子，却是进忠族兄，叫做魏志德。进忠便喏道：“哥。”拜揖，那汉子也答一个礼，半日出一个声道：“贤弟少礼。常久不见，你好么？”进忠道：“正是时年不好，甚难度日。”那人道：“我两日没饭吃了，仔（怎）么好？”坐了一会，进忠便起身。志德道：“贤弟，过了午去。”进忠道：“不消。”抽身作别，又这等趑趄趑趄的走到一家。只见一带疏篱，两扇柴门，气象倒也齐整。进忠走到里面，叫一声：“老三在么？”只见里边应道：“是大哥么？”那男子走出来，见了礼。正待说话，却听得里面两个孩子怪哭起来。那男子道：“嫂子不要打他来。”妇人里边应道：“谁打来？他在这里要吃怪缠，哭干我甚事？”男子道：“孩子莫哭，待停会买好东西你吃。”那孩子回道：“只把我碗饭罢。”进忠听了，似心上椎一拳的。只见老三道：“哥，这两个孩子是你侄子，只因年荒，饭也不能够与他吃。哥，你往来多，有

大户子弟，替兄弟挪借一二两，度度荒，待熟时加倍奉还。”进忠道：“我正没寻主儿处哩。”只见里面拿出钟茶来，进忠吃了，便起身。思量要借没处借，要回不好回，只得再向傅家妹妹走一走。看看行来，恰好妹子领着外甥傅应星，站在门前，看见进忠，慌忙邀到家里坐下。道：“甚风吹得哥来？嫂子好么？”进忠道：“只为我平日不做营生，积趱得家私，又撞着老两口儿丧事，家里柴米不敷，嫂子也时时抱怨，逼我出来问人借些钱米。恰才到老大、老三那里，似得我借他些才好，缘何有得借我？”那妹子回道：“老大穷得紧，老三女儿重大，就是你妹夫也挣控不来。昨日拿我一只金包头果子头簪子，值五七钱银子，典得一钱二分，余六升小米。停会先拿几升与哥哥。”又拿几个钱，叫小厮买了碗烧刀子，里面去爇出碗不出渣豆腐拌着两片野菜，端在桌上，与进忠吃。又道：“哥想没吃饭？”又拿出两碗照得人脸儿的稀小米粥来，进忠吃了就行。只见他妹子果然里边柳条栲篓内，拿出三升小米来。进忠把两袖装了，作谢妹妹回家。正是：

饥时得一口，胜似饱时得一斗。

进忠一路走，一路想道：“破了一个脸，借得三升米，能得几餐吃？”一头走，不觉的右边袖子渐渐轻了，低头一看，却是老鼠把袖底咬了一个小洞，漏了一半去了。要去拾时，米又细，风沙又遮住了。进忠也只得叹口气道：“又没了我几日粮。”要并过这袖来，恐怕狼藉；要补这洞，又没针线。正站在道儿没主张，远远却见一后生，骑着一匹驴，手内绾着一吊钱，跑近进忠跟前。那后生见了进忠，跳下鞍